

從英國脫歐公投 看香港「公投自決」

文：林筆麟

排：Merus

圖源：鳳凰新聞

英國脫歐，全球恐慌。迅雷不及掩耳，全球股市隨即急挫，公投日倫敦股市富時 100 指數早段跌破 8%。香港股市亦受其拖累，恒生指數同日一度跌逾 1200 點，失守兩萬點關口。股票價值萎縮令一眾股民飽受切膚之痛。然而，是次脫歐公投除了經濟影響，其政治啟示同樣不容忽視。本文會試從公民投票的優異及其局限角度出發，嘗試推論其在香港的可行性。

公民投票，即整個國家或地區的全體人民就某項事件作投票及表決，為直接民主的體現。此舉一方面充分展現主權在民的民主精神，從而避免政黨和議會的專制壟斷；同時，更能提高人民對政治事務的責任感。另一方面，公投也可以是政治人物討好群眾的政治手段。英國保守黨甘民樂在倫敦發表演講時承諾，若保守黨在 2015 年大選贏得多數議席，將會推動公投決定英國是否脫離歐盟。說穿了，就是以選票吸引民眾支持，在這場政治豪賭上孤注一擲。

古今中外，不難發現全球各地人民不惜代價力爭公民投票。記憶猶新，香港 2014 年雨傘運動同樣揚起「公民提名必不可少」、「我要真普選」等綱領，並要求中央推翻粉碎真正民主的「人大 8·31 框架」。不少民眾認為，只要成功爭取公民投票，社會問題便能迎刃而解。然而，掀開這次英國脫歐公投的民主面紗，種種問題隨之急遽惡化。

突顯與加劇社會撕裂

脫歐公投後的英國政府，首當其衝便是要面對社會撕

裂問題。在此次脫歐公投中，聯合王國不同地區就脫歐的立場莫衷一是。從投票結果的分佈可見，大部份支持脫歐的城市主要集中於英格蘭及威爾斯，但弔詭的是，不少位於英格蘭的重要城市，例如倫敦、曼徹斯特、利物浦，卻是留歐主力。前者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，後兩者則是英國的工業重鎮。倘若細心留意，不難發現都會城市都較傾向留歐。一如既往，英國都會城市依賴外來移民，因此願意包容他們來英從事不同業務，維持城市經濟發展。相反，城鄉地區發展較為落後，人民需要更多的社會福利和社會資源，但主張留歐的甘民樂領導班子奉行經濟緊縮政策，令公共服務的開支隨政府預算減少而刪減。同時，移民政策令大量外來人士湧入，外來移民享用英國醫療服務、教育、工作機會等，變相攤薄城鄉人民本來享有的資源，令升斗市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因此，與都市人民不同，鄉郊人民堅拒留歐。

城鄉差距固然不能完全解釋英國社會分裂問題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它是造成社會分裂的主因。而脫歐公投則令社會裂縫加深擴大。脫歐公投結果塵埃落定後，勝出的脫歐陣營「僅」得 52% 的支持率，與留歐的 48% 所差無幾。當一個沒有社會主流共識的地方舉行公投，其弊端在於表決結果雙方差距太小，負方憤憤不平而發動一連串抗爭行動。

事實上，英國公投後各地紛紛醞釀並發起一連串抵抗行動。倫敦由於大部份選區在公投結果顯示支持留歐，市民隨即在民間網站發起「倫敦獨立」的請願，要求倫敦脫離英國，然後加入歐盟。不論簽名者的動機只是純粹情緒發洩，還是由衷之言，但在互聯網一呼百應下，民間網站日前已收到超過十萬個表達「倫敦獨立」意願的

簽名，看來英國政府不得不正視當中強大反對聲浪。除了英格蘭的內陸分裂，聯合王國的版圖完整更是岌岌可危。蘇格蘭所有城市在脫歐公投中悉數支持留歐，故不難想像當地人民難以接受脫歐的公投結果。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表示，蘇格蘭地方政府已同意推動第二次獨立公投。有別於「倫敦獨立」，於2014年曾舉行獨立公投的蘇格蘭，脫離英國的意願早已昭彰，再經過今次可能「被脫歐」的經歷，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似乎已經蠢蠢欲動。

憲政危機的風險

除了社會撕裂，公投更可能造成「憲政危機」的出現。這次脫歐公投說穿了並沒有法律約束力，即使脫歐在選舉中勝出，也不能立即從法理上脫離歐盟。真正脫離歐盟除了要啟動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，在「主權在議會」的英國，還須獲得議會通過。日前，已經有英國國會議員揚言會在議會表決上堅持留歐，儘管國會最終否決脫歐議案的機會不高，但國會有權力不依循公投結果決議乃是不爭事實。另外，蘇格蘭議會在脫歐過程更形關鍵。根據英國國會蘇格蘭法案規定，英國國會取消蘇格蘭的歐盟法律地位之前，必須通過蘇格蘭地方議會。由此觀之，傾向支持留歐的蘇格蘭擁有否決脫歐的權力。倘若英國國會或是地方議會否決由公投得出來的決定，「憲政危機」引發出來的政治亂局，對政制、社會、經濟各方面的衝擊倒是無法想像。

香港的「公投自決」

放眼香港本土，早於數月前，香港眾志、青年新政等政治團體祭出「公投自決」旗幟，試圖在五年或十年後以公投方式決定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去向。香港與英國局勢雖迥然不同，但當中不乏可比之處，倘若深入分析，定必有助審視香港未來局勢。

香港社會撕裂問題日益嚴重，箇中原因與英國社會相似，同樣包括貧富不均與世代斷裂。誠然，香港自70年代開始發展新市鎮，新界大部份地區已不再是窮鄉僻壤，並沒有如英國般明顯劃分都市及鄉鎮，可見貧富懸殊非來自城鄉差距，實際上乃來自工資差距、福利制度、結構性貧窮等因素。另一方面，香港的世代斷裂亦顯而易見。近年香港的重大議題，如雨傘運動、悼念六四活動，均突顯香港人世代之間的矛盾。由此看來，香港與英國社會同樣面對貧富不均與世代矛盾的窘局。

如上述所言，當沒有主流共識下，發起公投以表決當中議題，則會加劇社會撕裂。（上文已解釋當中過程，這裏不再作贅述）面對2047前途問題，直至目前，香港社會顯然沒有主流共識。由於港大民研過往對有關二次前途問題的民調付之闕如，故筆者參考香港大學學生會《學苑》編輯委員會2015年的民意調查，當中顯示贊成「香港獨立成國」的比率上升至28%，比同期的贊成比率增加13%；贊成「維持一國兩制」的比率則下跌至53%。不論此民調有多大的準確性，但無可否認，「港獨」呼聲與日俱增，其在公民社會有相當代表性。由此可見，香港對2047後的前途並未達成主流共識。容我悲觀，即使未來五年十年，派系林立的香港社會要凝聚統獨問題之共識，謂其難如登天亦不為過。

誠然，因公投的限制而反對自決公投，實為本末倒置。畢竟，自決公投本是一場民主盛宴，乃香港人掌握我城前途之契機。再者，不管與英國局勢如何相似，香港舉行自決公投也不代表必然招致英國的亂局。香港人當務之急，是要重新審視自決公投在香港的可取性，避免重蹈英國公投後亂局之覆轍。//

圖源：天下雜誌

